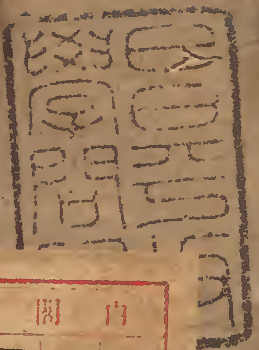


隨園詩話

五六

三



庫	文	閣	白
三九	三九	漢	書
架	冊	號	類

漢書門	
三九	一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3960
冊數	10 (3)
函號	363 152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隨園詩話卷五

蘇軾詩集卷五

余春圃香亭兩弟詩皆絕妙而一累于官一累于畫皆
 未盡其才春圃有揚州虹橋二律五言郭聊為汗漫遊
 虹橋曉放木蘭舟芰荷香氣宜初日鷗鷺情懷趁早秋
 自喜琴尊今雨共敢夸風雅昔賢儔益添綠水依依柳
 暫擬名園作小留雁落平沙古調拂水絃聲徹樹間扉
 荷亭遺暑茶烟颺竹院尋僧木葉飛山雨暗移游笠
 水風涼上酒人衣林鴉樞馬都喧散賓從傳呵子夜歸

詩話卷五



又山堂勝迹先賢重進界慈雲大士尊皆佳句也
戊辰秋余初得隋織造園改爲隨園王孟亭太守商寶
意陶西圃二太史置酒相賀各有詩見贈西圃云荒園
得至名仍舊平野添樓樹盡環作吏如何耽此事買山
真不乞人錢寶意云過江不愧真名士退院其如未老
僧領取十年卿相後幅巾野服始相應蓋其時余年才
過三十故也惟孟亭詩未錄只記萬木槎枒綠到簷一
句而已嗟乎余得隨園之次年卽乞病居之四十年來
園之增榮飾觀迥非從前光景而三人者亦多化去久

矣

西林郭公爲江蘇布政使刻南邦黎獻集沈歸愚尚書
時爲秀才得與其選後此本進呈 御覽沈之受知從
此始也公春風亭會文贈華豫原一律中四句云謬以
通家尊世講敢當老友列門生文章報國科名重涖泗
尋源管樂輕其好賢禮士情見乎詞公亡後門下生揚
湖觀梓其詩五百餘首苦熱云未能作霖雨何敢怨驕
陽偶成云楊柳情多因帶水芭蕉心定不聞雷題某守
云飛雲倚岫心常在明月沉潭影不流別貴州云身名

到底都塵土。留與閒人袖手看。嗚呼公出將入相垂二
十年。經畧七省諸郎君。兩督兩撫故吏門生亦多顯貴。
而平生詩集終傳于一落。托書生檀然齋詩云。不有三
千門下客。至今誰識信陵君。

揚州孝廉馬力。奮自負古文作家。與汪可舟會于盧轉
運席上。汪雖布衣詩才實出馬上。馬意頗輕之。汪又不
肯自下。於是二人終席不交。一語後五日。馬病卒。沙斗
初戲可舟曰。汝與馬君前日席間已陰陽分界矣。汪送
方守齋之白下。兼懷隨園云。此邦賴有舊神君。除却斯

人孰與羣。久臥林泉猶未老。只談風月別無聞。山中白
石同誰煮。座上名香待爾焚。聽說扁舟去。吳會料應歸
看早秋雲。

丁丑余覓一抄書人或薦黃生名之。紀號星岩者。人甚
朴野。偶過其案頭得句云。破菴僧賣臨街瓦。獨井人爭
向晚泉。余大奇之。卽餉米五斗。自此欣然。大用力于詩
五言句云。雲開口。那面雨。落水絞圓竹。銳竅泥壁。蠅酣
落酒尊。釣久知魚性。樵多識樹名。筆殘蘆並用。墨盡指
同磨。七言云。小廳近水寒。偏覺古木遮天曙。不知舊生

萍處泥猶綠新落花時水亦香舊甃恐閒都野水破墻
 難補盡糊詩有簾當檻雲仍入無客推門風自開
 會南村好吟詩作山西平定州刺史倣白香山將詩集
 分置聖善東林故事乃將上黨咏古諸作命門人李珍
 聘書藏文昌祠中身故十餘年陶悔軒來牧此州過祠
 拈香見此藏本既愛詩之清妙而又自憐全為山左人
 乃序而梓之并附己作于後會過盤石關云盤石關前
 石路微離離黃葉小村稀斜陽忽送奇峯影千疊層雲
 屋上飛陶咏遺詩軒云一代文章擅逸才開軒吟罷興

悠哉官閒且喜能醫俗為與詩人坐臥來陶又咏嘉山
 書院云新開藝苑育羣英文學風傳古艾城借得公餘
 無俗累携朋來聽讀書聲

吳門名醫薛雪自號一瓢性孤傲公卿廷之不肯往而
 予有疾則不招自至乙亥春余在蘇州庖人王小余病
 疫不起將掩棺而君來天已晚燒燭照之笑曰死矣然
 吾好與疫鬼戰恐得勝亦未可知出藥一丸搗石葛蒲
 汁調和命與夫有力者用鐵箸餵其齒灌之小余日閉
 氣絕喉汨汨然似咽似吐薛囑曰好遣人視之鷄鳴時

當有聲已而果然再服二劑而病起乙酉冬余又往蘇州有厨人張慶者得狂易之疾認日光爲雪啖少許腸痛欲裂諸醫不效薛至袖手向張臉上下視曰此冷痧也一刮而愈不必診脉如其言身現黑癍如掌大亦卽霍然余奇賞之先生曰我之醫卽君之詩純以神行所謂人居屋中我來天外是也然先生詩亦正不凡如夜別汪山樵云客中憐客去燒燭送歸橈把手各無語寒江正落潮異鄉難跋涉舊業有漁樵切莫依人慣家貧子尚嬌嘲陶令云又向門前栽五柳風來依舊折腰枝

咏漢高云恰笑手提三尺劍斬蛇容易割鷄難萬成云憲添墨譜搖新竹几印連環按覆孟

張文敏公以書法掩詩名余見手書春鶯囀云網壓香筒墜宿雲花魂愁殺月如銀獨聽魚鑰西風冷又是深秋一夜人

方敏恪公勳位隆赫而詩情極佳未第時途中看花三絕云數枝紅艷困輕塵隴後風前別有春袖底飛英吹特地似憐驢背有詩人女兒裝罷鬢鬢底桃花一面酣結伴前村携手去每逢花處又重簪稽首茅菴古

白華道旁人獻道旁花慈雲座下無多願每到花時堪
在家

已卯夏蔣秦樹中翰偶過金陵篔簹中藏海靈許衡紫名
燦者詩一卷湖上云秋思動孤往凌波遂渺然湖雲多
上樹山雨忽如烟白鷺來菱外紅葉落檻前淡粧西子
笑風急莫回舡作河西雜詩有明七子氣魄如龍沙掃
雪秋馳馬鬼魄凝霜夜招旗邊丁日課屯田麥使者星
馳屬國瓜皆極雄健又絕句云鐵馬寒風日日秋繡旂
獵獵卷虫尤何緣身作平安火一夜東還過肅州余燕

其人徧訪卅年卒無知者

丙辰秋召試者同領月俸于戶部同鄉程鄜渠指一人
笑曰此吾家娘子秀才也入學時初名默寓居金陵工
詩今遁而窮經改名廷祚別字綿莊以其闕靜修潔故
號程娘子因與數言而別讀其海淀園林一絕云隔岸
迢迢御路明林間倒影見人行朝天多少朱輪過添入
山泉作水聲京中憶女云三齡幼女榮離夢一自能言
未得看戲罷頗聞知記憶書來漸解問平安慰情欲比
真男子努力應加遠客餐啼笑更教聽隔舍茫茫愁思

到更闌武林懷古云一自休兵國怨除君王酣醉九重
居雲開鳳嶺笙歌滿夢冷龍城驛使疎海日忽驚宮漏
盡春潮猶笑將壇虛誰知立馬吳山客不惜千金買諫
書詩甚綿麗不作經生語後蘇撫雅公薦先生經學卒
報罷年七十七無子而卒著書盈尺俱付隨園

乙亥秋余弔於綿莊家綿莊指一少年告我曰此嚴冬
友秀才也年未弱冠前日學使問笙詩有聲無辭生條
舉十六家之說以辨其非余心敬之已而見過以秀容
小草相示晚眺云別院鳴鐘鼓登樓報晚晴一山清有

待千樹暖無聲漸得東風信彌傷旅客情滄洲明發早
應負好春生舟次讐湖云際天雙岸失出霧一帆輕

通州保井公工填詞自號四鄉主人蓋言睡鄉醉鄉溫
柔鄉白雲鄉也咏崔鶯鶯一闕甚佳末二句云交相補
過還他一嫁癸酉秋見訪隨園相得其權別三十年余
遊狼山井公久亡矣其子款接甚殷壁上糊余手札數
行視之乃遊客某所假也然已厚贖之矣其兩代之好
實若此

陝州鞏洛間人多鑿土而居余自西秦歸遇雨住窑中

三日吟詩未成後二十年家子沈孝廉現有過陝一
聯人家半鑿山腰任車馬都從屋上過直是代子作也
又過高淳湖云涼生宿鷺眠初穩風靜遊魚聽有聲
宋維藩字瑞屏落魄揚州盧雅兩爲轉運未知其才拒
而不見余爲代呈曉行云客程無晏起破曉跨驢行殘
月忽墮水村鷄初有聲市橋霜漸滑野店火微明不少
幽居者高眠夢不驚盧喜贈以行資蘇州浦朔春曉行
云早出弇山口秋風襖被輕背人殘月落何處曉鷄聲
客久影俱瘦宵閉氣更清行行遠樹裡紅日自東生二

人不相識而二詩相似且同用八庚韻亦奇浦更有佳
句云舊塔未傾流水抱孤峯欲倒亂雲扶又醉後不知
歸路晚玉人扶着上花驄

杭州宴會俗尚盲女彈詞予雅不喜以爲女之首重者
目也清臚不矜神采先無有王三姑者雅好文墨對答
名流人人如其意之所出乎夢樓侍講作七古一章申
有八句云成君浮磬子登墩金醴曾經侍玉霄謫降道
緣猶未滅不將青眼看塵寰洗質由來兼點慧傳神豈
待秋波媚輕雲冉冉月宜遮香霧濛濛花愛睡杭董浦

贈詩云曉粧梳掠逐時新巧笑生春又善蓄道客勝常
知客姓日中莫謂竟無人檀槽圓股曉生寒也學曹剛
左手彈家裏自嫌衰太甚幸無老態被卿看

乾隆戊寅盧雅兩轉運揚州一時名士趨之如雲其時
劉映榆侍講掌教書院虛徒則王夢樓金棕亭鮑雅堂
王少陵嚴冬友諸人俱極東南之選聞余到各捐餼廩
延飲于小全園不數年盡入青雲矣鮑見贈玉堂仙人
篇不及省記僅記夢樓借全公魁使琉球二首云一行
金埒響瓊珞公子羣過水竹居州髮也須千萬值綺年

多是十三餘將離更唱紅蘭曲相憶應看青李書鸚鵡
香醪斟酌遍不知涼月透交疏那霸清江接海門每隨
殘照望中原東風未與歸舟便北里空銷旅客魂盡夜
華燈舞鸚鵡三秋荒島狎鯨鯢他時若話悲歡事衣上
濤痕並酒痕余按琉球國王貴戚子弟皆傅脂粉錦衣
玉貌能歌以敬 天使故移尊度曲汪舟次先生集中
所咏與夢樓同

有某太史以哭父詩見示余規之曰哭父非詩題也禮
大功廢業而況于斬衰乎古人在喪服中三年不作詩

何也詩乃有韻之文在哀毀時何暇揮毫拈韻況父母
恩如天地試問古人可有咏天地者乎六朝劉晝賦六
合一時有疥駱駝之譏歷數漢唐名家無哭父詩非不
孝也非皆生于空桑者也三百篇有蓼莪古序以為刺
幽王作有陟岵陟屺其人之父母生時作惟晉傅咸宋
文文山有小祥哭母詩母與父似畧有間到小祥哀亦
畧減然哭二親終不可為訓

常州莊孫旅太史冬日詩云磨來凍墨無濃色典後朝
衣有皺痕揚州程午橋太史贈唐改堂前輩云春生秋

弱隨新令毒久朝衣檢舊班

常州顧文煒有苦吟一聯云不知功到處但覺誦來安
又云為求一字穩耐得半宵寒深得作詩甘苦

人畏冷臥必彎身高翰起司馬宿明港驛云燈昏妨睡
頻移背衾薄愁寒屢曲腰野行者嘗見牛背上負羣鳥
而行魯星村云春田牛背鳩爭落野店墻頭花亂開
小者人不能起立程魚門云別開新樣殊堪哂跪着衣
裳臥讀書

黃星岩隨園偶成云山如屏立當窻見路似蛇旋隔竹

看鴈與樹咏崇先寺云花明正要微陰觀路轉多從隔
竹看。二人不謀而合然黃不如鴈者以如字與似字犯
重竹垞爲放翁摘出百餘句後人當以爲戒

戊戌九月余寓吳中有嘉禾少年吳君文海來訪袖中
出詩稿見示云將就陝西畢撫軍之聘匆匆別去予讀
其詩深喜吾浙後起有人而嘆畢公之能憐才也錄其
遊孤山云將就欲來山已知山南梅萼先破枝高人去
後春草草萬古孤山迹如掃巢居閣畔酒可沽幸有我
來山未孤笑問梅花肯妻我我將抱鶴家西湖其他佳

句如不知新月上疑是水沾衣底事春風欠公道兒家
門巷落花多深得唐人風味

巢縣湯郎中名懋綱性高淡如其吟咏早起云老杏着
東風紅芳幾回變何必遠尋春日日墻頭見昨夜雨無
聲地上青苔徧早起快登樓釣簾進雙燕他如溪清山
影入風動竹陰移遊山心在山合眼飛嵐繞真得靜中
三昧者其子擴祖能詩有父風過隨園見訪不值寄詩
云花含宿雨柳含烟高士園林別有天高臥白雲人不
見一家鷄犬翠微巔

杭州符郎中名曾字幼魯詩至高溪嵇相國爲余誦其
三日不來秋滿地蟲聲如雨落空山一聯余全召試記
其齋宮云寒雲添暝色老屋聚秋聲咏唐花云當時不
藉吹噓力少待陽和也自開哭揚州馬秋玉云心死便
爲大自在魂歸仍返小玲瓏小玲瓏山館者馬氏花園
也屬對甚巧賀周石帆學士納妾云藥爐經卷都抱却
只向燈前喚夜深尤蘊藉

吳中七子有趙損之而無張少華二人交好忽中道不
終都向余嘖嘖有言而余亦不能爲兩家騎驛也未十

年張一第而卒趙亦列難金川史彌遠云早知泡影須
史事悔把恩讐抵死分信哉少華蘇提三首云拍隄新
漲碧于羅隄土遊人連臂歌笑指紛紛水楊柳那枝眠
起得春多碧琉璃淨夜雲輕簫管無聲露氣清好是柳
陰花影裡月華如水踏莎行沙棠銜尾按箏瑟隣舫停
橈靜不譁雲母牕中雙髻影亭亭低映小紅紗消夏云
水卮不辭茶七椀火攻愁對燭三條

王道士至淳有句云東風大是無知物吹老春光晝轉
長黃星岩有句云飯餘一睡都成例五月何曾覺晝長

陳古漁有句云靜坐晴冬晝亦長三押長字俱妙
 朱草衣哭槎兒云羅浮南海歷秋冬烟水雲山隔萬重
 前日寄書書面上紅簽猶寫汝開封洪鑾贈徐小鶴云
 早離講席賦離居知已逢難別易踈正是開門逢去使
 接君三月十三書嚴冬友憶女云料得此時依母坐看
 封書札寄長安三詩人傳誦以為天籟不知藍本皆出
 於王次回其過婦家感舊云歸寧去日淚痕濃鎖却粧
 樓第二重空剩一行遺墨在丙寅三月十三封
 余挂冠四十年久不閱縉紳偶有送者頷之都非相識

偶讀趙秋谷題縉紳云無復堪容位置處漸多不識姓
 名人為之一笑先生康熙己未翰林至乾隆己未而身
 猶強健惟兩目不能見物與余為先後同年相傳所著
 譚龍錄痛詆阮亭余索觀之亦無甚抵牾悟先生名執信
 以國忌日演戲被劾故有句云可憐一曲長生殿直悞
 功名到白頭

祝太史芷塘以詩集見示予小獻芻蕘太史深為嘉納
 別後從京師寄懷云蓋世才名大遊仙福量深江河不
 廢業松柏後凋心酌兕祈難老將雛得好音平生行樂

處古少莫論今孤踪淹丙舍公亦返鄉閭一見笑談劇
廿年傾倒餘定文丁敬禮賦海木元虛何日秦淮曲相
逢重起予
咏古詩有寄托固妙亦須讀者知其所寄托之意而后
覺其詩之佳盧雅雨先生長不滿三尺人呼矮盧故題
李廣廟云明裡自有千秋貌不在封侯骨相中薛皆三
進士門生甚少題桃源蓋云桃花不相拒源路自家尋
余起病補官年未四十題邯鄲廟云黃梁未熟天還早
此夢何妨再一回

從古權貴在朝未有能和協者宋人登山詩云直到天
門最高處不能容物只容身唐人閨情云若非形與影
未必肯相容宮詞云聞有美人新進入六宮無語一齊
愁又曰三千宮女如花貌幾個春來沒淚痕皆可謂說
盡世情

人有滿腔書卷無處張皇當為考據之學自成一家其
次則駢體文儘可鋪排何必借詩為賣弄自三百篇至
今日凡詩之傳者都是性靈不關堆垛惟李義山詩稍
多典故然皆用才情驅使不專砌填也余續司空表聖

詩品第三首便曰博習言詩之必根于學所謂不從糟粕安得精英是也近見作詩者金仗糟粕瑣碎零星如剃僧髮如折韞線句句加註是將詩當考据作矣慮吾說之害之也故續元遺山論詩末一首云天涯有客號吟癡悞把抄書當作詩抄到鍾嶸詩品曰該他知道性靈時

宋人論詩多不可解楊蟠金山詩云天末樓臺橫北固夜深燈火見揚州的是金山不可移易而王平甫以爲是牙人量地界詩嚴維柳塘春水慢花塢夕陽遲的是靜境無人道破而劉貢父以爲春水慢不須柳塢孟東野咏吹角云似開孤月口能說落星心月不聞生口星忽然有心穿鑿極矣而東坡贊爲奇妙皆所謂好惡拂人之性也

余素慕山左高鳳翰之名不得一見初之朴太守爲誦其送人一首云君胡爲者昨日來青燈綠酒歡無涯君胡爲者今日去挽斷征鞭留不住君來君去總傷神不如悠悠陌路人高字南阜晚年病臂以左手作書盧雅雨哭之云再散千金仍托鉢已殘右臂尚臨池高珍藏

衛青印一方臨終贈陝中劉介石刺史斗紐方寸篆法
雖佳而玉已經火炙余見之頗不當意按明史亦有衛
青此印未必便是漢大將軍之物

蘇州袁秀才鉞自號青溪先生嫉宋儒之學著書數千
言專駁朱子人以怪物目之年八十餘猶生子善醫工
書詩多自適不落古人家數明覺寺題壁云燈火熒熒
滿法堂僧家愛靜却偏忙亦知世上逍遙客踏月吟詩
到上方夏日寫懷云風過靜聽松子落雨餘閒數藥苗
抽冬煖云似閑傲裘留質庫為開薄霧送朝暎頗見性

情青溪解唯求則非邦也與惟赤則非邦也與皆夫子
之言非曾點問也人以爲怪不知論語何晏古註原本
作此解宋王旦怒試者解當仁不讓于師師字作衆字
解以爲悖古不知說本賈逵並非杜撰少所見之人以
不怪爲怪

元遺山譏秦少游云有情芍藥含春淚無力薔薇臥晚
枝拈出昌黎山石句方知渠是女郎詩此論大謬芍藥
薔薇原近女郎不近山石二者不可相提而並論詩題
各有境界各有宜稱杜少陵詩光燄萬丈然而香霧雲

囊濕清輝玉臂寒分飛蛺蝶原相逐並蒂芙蓉本是雙
韓退之詩橫空盤硬語然銀燭未銷窻送曙金釵欲醉
坐添春又何嘗不是女郎詩耶東山詩其新孔嘉其舊
如之何周公大聖人亦且善謔

抱韓杜以凌人而粗脚笨手者謂之權門托足做王孟
以矜高而半吞半吐者謂之貧賤驕人開口言盛唐及
好用古人韵者謂之木偶演戲故意走宋人冷徑者謂
之乞兒搬家好叠韻次韻刺刺不休者謂之村婆絮談
一字一句自註來歷者謂之骨董開店

余咏春草一時和者甚多獨徐緒和人字韵云踏青渺
渺前無路埋玉深深下有人余為嘆絕其他則周青原
云拾翠暗遺金鈿小踏青微礙繡裙低嚴冬友云坐來
小苑同千里夢去朱門又一年龔元超云春回地上人
難測綠到門前柳未知李叅將烟云曠野有人知醉醒
荒園無主自高低諸作雖佳皆不如徐之沉着也惟程
魚門有長共春來不其歸七字殊覺大方惜忘其全

首

作古體詩極遲不過兩日可得佳構作近體詩或竟十

日不成一首何也蓋古體地位寬餘可使才氣卷軸而
近體之妙須不着一字自得風流天籟不來人力亦無
如何今人動輕近體而重古風蓋於此道未得甘苦者
也葉庶子書山曰子言固然然人功未極則天籟亦無
因而至雖云天籟亦須從人功求之知言哉

詩人家數甚多不可涇涇然域一先生之言自以爲是
而妄薄前人須知王孟清幽豈可施諸邊塞杜韓排奭
未便播之管絃沈宋莊重到山野則俗盧仝險怪登廟
堂則野韋柳雋逸不宜長篇蘇黃瘦硬短於言情悱惻

芬芳非溫李冬郎不可屬詞此事非元白梅村不可古
人各成一家業已傳名而去後人不得不兼綜條貫相
題行事雖才力筆性各有所宜未容勉強然寧藏拙而
不爲則可若護其所短而反譏人之所長則不可所謂
以宮笑角以白詆青者謂之陋儒范蔚宗云人識同體
之善而忘異量之美此大病也蔣茗生太史題隨園集
云古來只此筆數枝怪哉公以一手持余雖不能當此
言而私心竊向往之

古人門戶雖各自標新亦各有所祖述如玉臺新咏温

李西崑得力於風者也李杜排奰得力于雅者也韓孟
奇崛得力於頹者也李賀盧仝之險怪得力于離騷天
問大招者也元白七古長篇得力于初唐四子而四子
又得之于庾子山及孔雀東南飛諸樂府者也今人一
見文字艱險便以爲文體不正不知載鬼一車上帝板
板已見于毛詩周易矣

詩宜朴不宜巧然必須大巧之朴詩宜澹不宜濃然必
須濃後之澹譬如大貴人功成宦就散髮解簪便是名
士風流若少年統袴遽爲此態便當答責富家雕金琢

玉別有規模然後竹几簾床非村夫貧相

牡丹詩最難出色唐人國色朝酣酒天香夜染衣之句
不如嫩畏人看損嬌疑日炙消之寫神也其他如應爲
價高人不問恰緣香甚蝶難親別有寄託買栽池館疑
無地看到子孫能幾家別有感慨宋人云要看一尺春
風面俗矣 本朝沙斗初云艷豔嚴粧常自重明明薄
醉要人扶裴春臺云一欄并力作春色百卉甘心奉盛
名羅江邨云未必美人多富貴斷無仙子不樓臺胡雅
威云非徒冠冕三春色真使能移一世心程魚門云能

教北地成香界不負東風是此花此數聯足與古人頡頏元人貶牡丹詩云棄花似小能成實桑葉雖蠶解作絲惟有牡丹如斗大不成一事又空枝晁無咎並頭牡丹云月下故應相伴語風前各自一般愁

詩以比興爲佳王孟亭箴與守懷慶時與盧中丞焯同寅王被劾罷官二十年後盧爲浙江巡撫王往見之盧相待甚優許其薦舉而王自傷老矣不欲再談往事西湖小集詩云再移畫舫春應老重撥朱絃恨轉生

江陰翁明經照字朗夫館菴相國家相公非朗夫倡不吟詩人呼爲詩媒雍正乙卯以鴻博薦朗夫謝詩云此身得遇裴中令不向香山老一生一時傳誦朗夫有春柳云千里因依惟夜月一生消受是東風迎來桃葉如相識猜得楊枝是小名皆佳句也平生有謙癖拜起紆遲年登八十猶熏衣飾貌寸髭不留余初相見知其多禮乃先跪叩頭逾時不起先生愕然余告人曰今日謙過朗夫矣

李嘯村虎邱竹枝詞已極新艷而楊次也先生西湖竹枝乃更過之李云橫塘七里路西東侍女如雲踏軟紅

才到寺門歡喜地一時花下筇輿空仰蘇樓畔石梯懸
步步弓鞋劇可憐五十三參心暗數欹斜扶遍阿娘肩
佛座燒香一瓣新慈雲低覆落花塵不妨訴盡癡兒女
那有如來更笑人女冠裝裹認依稀只少穿珠百八圍
豈是閨人真好道阿儂愛着水田衣楊云自翻黃歷揀
良辰幾日前頭約比鄰郎自乞晴儂乞雨要他微雨散
閒人斟酌衣裳稱體難回時暄熱去時寒侍兒會得人
心意半臂輕綿隔夜安乍晴時節好天光絳綺風來撲
地香花點胭脂山潑黛西湖今日也濃粧烏油小轎雨

肩扶紕縵窻紗有若無裡面看人原了了不知人看可
模糊時樣梳妝出意新鄂王墳上小逡巡擡頭一笑匆
匆去不避生人避熟人遊人魚貫各分行就裏妍媸畧
自量老婢當頭娘押尾垂髻嬌女坐中央珠翠叢中逞
別才時新衣服稱身裁誰知百褶羅裙上也畫西湖十
景來白石敲光細火紅繡襟私貯小金筒口中吹出如
蘭氣僥倖句人在下風苔陰小立按雙鬢貼地弓鞋一
寸彎行轉長提無氣力累人攙着上孤山白舫青尊挾
妓遊語音輕脆認蘇州明知此地湖山勝偏要違心譽

虎邱悄密行踪自戒嚴朱籐轎子綠垂簷輕風畢竟難
防備故揀人叢拗轎簾朋儕遊興畧相同裡外湖橋宛
轉通覲面幾番成一笑剛才分路又相逢畫舫人歸一
字排半奩春水淨如揩斜陽獨上長堤立拾得花間小
鳳釵黃莘田先生虎邱竹枝曰昏崖老樹落朱籐漏出
紅紗隔葉燈不畏寬裳有風露吹笙樓上坐三層斑竹
薰籠有舊恩湘妃節節長情根吳娘酷愛衣香好個個
將錢買淚痕千點琉璃八角亭劍池寒水浸華星天生
一片笙歌石留與千人廣坐聽畫鼓紅牙節拍繁崑山

法部鬪新翻順郎年少何戡老海燕亭前較一番樓前
玉杵擣紅牙簾下銀燈索點茶十五當壚年少女四更
猶挿滿頭花湘簾畫楫趁新涼衣帶盈盈隔水香好是
一行烏桕樹慣遮朱舫坐秋娘又西湖竹枝云畫羅紈
扇總如雲細草新泥簇蝶裙孤憤何關兒女事踏青爭
上岳王墳梨花無主草堂清金縷歌殘翠黛凝魂斷蕭
蕭松栢路滿天梅雨下西陵三人竹枝皆冠絕一時
又程太史午橋虹橋竹枝云青溪碧草兩悠悠酒地花
場易惹愁月暗玉鈞人散後冷螢飛上十三樓米家舫

子只琴書秋水新添二尺餘一帶管絃歸棹晚橋邊簾
幙上燈初遊人爭喚酒家船兒女心情更可憐未出水
關三四里家家開閣整花鈿不厭朝陰愛曉晴園林相
倚百花生梨紅杏白休輕喚簾底防人認小名法海橋
頭酒半闌水嬉烟火盡餘歡笑他遊客雙環女一半寧
簾側髻看

岳大將軍鍾琪爲一代名將容狀奇偉食飲兼人而工
於吟詩丙辰赦歸後種菜於四川之百花洲尹文端公
贈詩云他日玉書傳詔日江天何處覓漁翁未幾王師

征金川果復起用過邯鄲題壁云只因未了塵寰事又
作封侯夢一場周蘭坡學士祭告西岳所過僧壁山岩
見題詩甚佳字亦奇古款落容齋不知卽岳公也

明將軍瑞殉節緬甸 賜諡忠烈工于吟詩雨中過石
門云白鬢馬上囊韃客獨立溪邊問渡船元夜歸省云
陌上晚烟飛素練渡頭殘雪踏銀沙送弟瑤林使烏斯
藏云寒分百戰袍濕共一刃血皆名句也弟明義字我
齋詩尤嫺雅其醉後聽歌云官柳蕭蕭石路平歡場回
首隔重城可憐驕馬情如我步步徘徊不肯行涼風吹

面酒初醒馬上敲詩鞭未停寄語金吾城慢閉夢魂還
要再來聽又偶成云東風不解瞞人度才八竹來便有
聲早起云平明鍾鼓嚴寒夜不負香衾有幾人
將軍三娶名媛皆見逐于姑有放翁之恨最後娶都統
常公季女伉儷甚篤征緬時夫人送行詩有但願同凋
並蒂蓮之句公果死節而夫人亦自縊

京師故事凡縉紳陪弔于喪家者聞前輩至則易吉服
相見然有易有不易者以來客之未必皆前輩也余陪
弔于座王甘大司馬家忽聞徐蝶園相公來則滿堂盡

吉服矣公名元夢康熙癸丑進士與韓慕廬同年滿朝
公卿皆其後輩時年九十餘短身赤鼻面少鬚髯詩宗
盛唐送人出塞云君到居庸北應憐一雁回沙平疑地
盡山豁訝天開落日重關閉秋風萬馬來勉旃從此役
莫上望鄉臺大學士舒公赫德其孫也

蘇州逸園離城七十里在西磧山下面臨太湖古梅百
株環繞左右溪流潺潺渡以石橋登騰嘯臺望飄渺諸
峯有天際真人想主人程鍾字在山隱士也妻號生香
居士夫婦能詩有絕句云高樓鎮日無人到只有山妻

問字來可想見一門風雅予探梅鄧尉往訪不值次日
程君入城作答鬚眉清古勸續前遊而予匆匆解纜逾
年再至蘇州程君已爲異物記其雜咏一首云樵者本
在山山深沒樵徑不見採樵人樵聲谷中應

詩家活對最妙宋人贈某云每憐民若子還喜稻成孫
真山民咏杜鵑云歸心千古終難白啼血萬山都是紅
華亭李進哭友云詠詞作自先生婦遺稿歸于後死朋
王介祉咏牡丹云相公自進姚黃種妃子偏吟李白詩
李穆堂賀安溪相公生子云其間原必有幾日辨之無

沈椒園登陶然亭云每來此地皆重九有約同遊至再
三胡宗緒祭酒贈友云兩人拍手齊大笑一路同行到
小姑皆活對也

揚州爲鹽賈所居風尚侈靡崔尚書應階詩云青山也
厭揚州俗多少峯巒不過江鄭板橋詩云千家生女先
教曲十里栽花當種田

常熟陳見復先生爲海內經師而詩極風韻悼亡云出
門交寡入門求晤語居然近上流寂寞於陵停織屢他
時誰與證黔婁何必他生訂會期相逢卽在夢來時烏

啼月落人何處又是一番新別離中進士不殿試而歸
曰馬力健知遊冀北。擗聲柔覺到江南。題名浪逐看花
伴去國還同落第人。

錢穆軒司寇之女名孟鈿嫁崔進士龍見爲富平令嚴
侍讀從長安歸夫人厚贈之嚴問至江南帶何物奉酬
曰無他求只望寄袁太史詩集一部其風雅如此因誦
其五言云啼鳥空繞樹殘夢只隨鐘有浣青集行世其
雅。浣青者欲兼浣花青蓮而一之也夫人通音律常在
秋帆中丞座上聽客鼓琴曰角聲多宮聲少且多殺伐

之首何也問客果從塞外軍中來余庚申夏乘舟北上
遇稼軒南歸時未中狀元也見其手抱幼女才周晬今
四十八年矣在杭州見夫人談及此事夫人笑云所抱
者卽年姪女也余故題其詩刪有云而翁南下賦歸欺
值我新婚北上初水面匆匆通數語懷中正抱女相如
詩有有篇無句者通首清老一氣渾成恰無佳句令人
傳誦有有句無篇者一首之中非無可傳之句而通體
不稱難入作家之選二者一欠天分一欠工夫必也有
篇有句方稱名手

杭州布衣吳穎芳字西林博學多聞嘗自序其詩曰古
人讀書不專務詞章偶爾流露謳吟僅抒所蓄之一二
其胸中所貯淵乎其莫測也。遽降而下傾瀉漸多逮至
元明以十分之學作十分之詩無餘蘊矣。次焉者或流
其量以出故其經營之處時露不足如舉重械雖同一
運用而勞逸之態各殊。古人勝于近代可準是以觀予
嘗試武童見有開弓至十石而色變手戰者曉之曰汝
務十石之名而醜態盡露何若用五石六石之從容大
方乎。頗與吳言相合。

西林與杭屬諸公同時角逐及諸公俱登科第而西林
如故也。故咏筵階結句云回頭看同隊一一上雲烟又
答客至曰田間住却攜鋤手來與諸公話白雲。

詩須善學暗偷其意而顯易其詞如毛詩嗟我懷人置
彼周行唐人學之云提籠忘采葉昨夜夢漁陽是也。唐
人詩云憶得去年春風至中庭桃李映瑣牕美人挾瑟
對芳樹玉顏亭亭與花雙今年花開如舊時去年美人
不在茲借問離居恨深淺只應獨有庭花知宋人學之
云去年除夕歸自北行李到門天已黑今年除夕客南

友雪滿關山歸不得，老妻望我眼將穿。只道今年似去年，古樹夕陽鴉影亂。猶同小女立門前。

白香山詩云：周公恐懼流言日，王莽謙恭下士時。若使當時身早死，兩人真偽有誰知。宋人反其意曰：少年跨下安無忤，老父圯邊愕不平。人物若非觀歲暮，准陰何必滅文成。

毘陵王蔭山明府女玉瑛字采薇嫁孫星衍秀才伉儷甚篤年二十四而天秀才求予志墓其舟過丹徒云幽行已百里村落半柴扉，隻鳥時依樹，孤螢不上衣。月高人影小，潮定擄聲稀。沿水星星火，歸鷺宿鷺飛。其他佳句如：戶低交葉暗，徑小受花深。研墨污羅袖，看魚落翠細。蟲依香影垂，簾網蛾怯晨。光墮帳紗一院露，光團作雨。四山花影下如潮，皆妙絕也。秀才後中丁未榜眼，采薇竟不及見悲夫。

李北海見崔顥投詩曰：十五嫁王昌，罵曰小兒無禮。秦少薇見孫莘老投詩曰：平康在何處，十里帶垂楊。孫罵曰：小子又賤發，二前輩方嚴相似。而考其生平均非能作詩者。

鎮江布衣李琴夫咏佛手云白業堂前幾樹黃。摘來猶似帶新霜。自從散得天花後。空手歸來總是香。咏佛手至此可謂空前絕後矣。

余少貧不能買書。然好之頗切。每過書肆。垂涎繙閱。若價貴不能得。夜輒形諸夢寐。曾作詩曰。塾遠愁過市。家貧夢買書。及作官後。購書萬卷。翻不暇讀矣。有如少時牙齒堅強。貧不得食。衰年珍羞滿前。而齒脫腹果不能饜。餒為可嘆也。偶讀東坡李氏山房藏書記。甚言少時得書之難。後書多而轉無人讀。止與此意相同。

黃石牧太史言秦禁書禁在民。不禁在官。故內府博士所藏並未亡也。自蕭何不取項羽燒阿房而書亡矣。年家子高樹程咏蕭相云。英風猶想八關初。相國功勳世莫如。獨恨未離刀筆吏。只收圖籍不收書。

揚州轉運使朱子穎工畫能詩。王夢樓為誦其佳句云。一水漲喧人語外。萬山青到馬蹄前。

老年之詩多簡練者。皆由博返約之功。如陳年之酒風霜之木藥。淬之七首。非枯槁簡寂之謂。然必須力學苦思。衰年不倦。如南齊之沈麟士。年過八旬。手寫三千紙。

然後可以壓倒少年

上宮儀詩多浮艷以忠獲罪傅元善言兒女之情而剛正嫉惡臺閣生風楊子雲自擬周易乃附新莽余中請禁探花而後以賍敗席豫一生不作艸書而薦安祿山公正無私

余門生談羽儀字毓奇家富而好買書自署一聯曰閉戶自知精力減貯書還望子孫賢

宋嚴有翼詆東坡詩悞以葱爲韭以長桑君爲倉公以摸金校尉爲摸金中郎所用典故被其拮擗幾無完膚

然七百年來人知有東坡不知有嚴有翼

用事如用兵愈多愈難以漢高之雄畧而韓信只許其能用十萬可見部勒驅使談何容易有梁溪少年作懷古詩動輒二百韻予笑曰子獨不見唐人咏蜀葵詩乎其人請誦之曰能共牡丹爭幾許被人嫌處只緣多

某太史掌教金陵戒其門人曰詩須學韓蘇大家一讀溫李便終身入下流矣余笑曰如溫李方是真才力量還在韓蘇之上太史愕然余曰韓蘇官皆尚書侍郎力足以傳其身後之名溫李皆末僚賤職無門生故吏爲

之推挽公然名傳至今非其力量尚在韓蘇之上乎且
學溫李者唐有韓偓宋有劉筠楊億皆忠清鯁亮人也
一代名臣如寇萊公文潞公趙清獻公皆西崑詩體專
學溫李者也得謂之下流乎
傳字人旁加專言人專則必傳也堯舜之臣只一事孔
子之門分四科亦專之謂也唐人五言工不必七言也
近體工不必古風也宋以後學者好誇多而闢靡善乎
方望溪云古人竭畢生之力只窮一經後人貪而兼爲
之是以循其流而不能溯其源也

乾隆丙辰 召試博學宏詞海內薦者二百餘人至九
月面試保和殿者一百八十人詩題是山鷄舞鏡七排
十二韻限山字劉文定公有句云可能對語便關關
上深嘉獎親援爲第一遂以編修致身宰相二百人中
年最高者萬九沙先生諱經最少者爲枚全謝山庶常
作公車徵士錄以先生居首枚署尾已亥枚還杭州先
生之少子名福者持先生小像索詩余題一律有當年
丹詔召耆英鬢尾龍頭記得清之句詩載集中
明洪紫溪自言三十年讀書才消得胸中狀元二字脛

哉言乎如欲狀元之名副其實則狀元二字胸中不可
一日忘也如倚狀元爲驕人之具則狀元二字胸中不
可一日不忘也何待讀書三十年哉味其言紫溪自以
爲忘正其終身不忘之証同年錢文敏公臚唱第一口
號云自慚才出劉蕡下獨對春風轉厚顏其胸襟出紫
溪上矣

鄭夾深極夸杜征南之註左傳顏師古之註漢書妙在
不強不知以爲知杜不長於鳥獸蟲魚顏不長於天文
地理故俱缺之不假他人以訾議也余謂作詩亦然詩

遠少排律少陵少絕句昌黎少近體善藏其短而長乃
愈見

大雅文王在上毛傳稱文王受命而作然則文王生而
諡文乎自以爲於昭于天乎鄭箋平王之孫爲平正之
王成王不敢康爲成此王功不敢自安逸不顯成康亦
解爲成安祖考之道皆捨先王之諡法而逞其穿鑿之
臆說朱子駁而正之是矣

顧寧人曰夫其巧於和人者其胸中本無詩而拙于自
言者也又曰舍近今恒用之字而借古字之通用以相

矜者此文人之所以自文其陋也
人悅西施不悅西施之影明七子之學唐是西施之影也

卓陶作歌禹稷無聞周召作詩太公無聞子夏子貢可與言詩顏閔無聞人亦何必勉強作詩哉

宋史嘉祐間朝廷頒陣圖以賜邊將王德用諫曰兵機無常而陣圖一定若泥古法以用今兵慮有憤事者技術傳錢乙善醫不守古方時時度越之而卒與法會此二條皆可悟作詩文之道

崔念陵進士詩才極佳惜有五古一篇責關公華容道上放曹操一事此小說演義語也何可入詩何峴贈作札有生瑜生亮之語被毛西湖詩其無稽終身慙悔某孝廉作關廟對聯竟有用秉燭達旦者俚俗乃爾人可不學耶

宋曾致堯謂李虛己曰子詩雖工而音韻猶啞愛日齋詩話曰歐公詩如閨中嬌婦終身不見華飾味此二語當知音韻風華固不可

某太史自夸其詩不巧而拙不華而朴不脆而澁余笑

蒲曰先生聞樂喜金絲乎甚瓦缶乎入市買錦繡乎買
麻桑乎太史不能答

三月朔閱完

林衡

隨園詩話卷六

倉山居士著

王荆公作文落筆便古王荆公論詩開口便錯何也文
忌平衍而公天性拗折故琢句選詞迥不猶人詩貴溫
柔而公性情刻酷故鑿險絕幽自墮魔障其平生最得
意云青山捫虱坐黃鳥挾書眠余以為首句是乞兒
向陽次句是村童逃學然荆公恰有佳句如近無船舫
猶聞笛遠有樓臺只見燈可謂生平傑作矣
宋沈朗奏關雎夫婦之詩頗嫌狎褻不可冠國風故別

撰堯舜二詩以進敢翻孔子之案迂謬已極而理宗嘉之賜帛百疋余嘗笑曰易以乾坤二卦爲首亦陰陽夫婦之義沈朗何不再別撰二卦以進乎且詩經好序婦人咏姜嫄則忘帝嚳咏太任則忘太王律以宋儒夫爲妻綱之道皆失體裁

顧寧人言三百篇無不轉韻者唐詩亦然惟韓昌黎七古始一韻到底余按文心雕龍云賈誼枚乘四韻輒易劉歆桓譚百韻不遷亦各從其志也則不轉韻詩漢魏已然矣

今詩稱篇什者本左傳所謂以什其車必克之義什者十人爲耦也國風詩少可以同卷雅頌篇多故每十爲卷而卽以卷首之篇爲什

晏子以二桃殺三士事本荒唐後人演爲梁父吟尤無意味而孔明好吟之殊不可解秋胡一妬婦劉知幾史通詆之甚力乃樂府外前人又有詩云郎心葉蕩妾水清郎說黃金妾不應若使偶然通一語半生誰信守孤燈

楊用修笑今之儒者皆宋儒之應聲蟲吾以爲孔穎達

真鄭康成之應聲蟲也最可笑者鄭註曾孫來止以其婦子以曾孫爲成王婦子爲王后太子王肅非之云勸農不必與王后太子同行而孔穎達以爲聖賢所訓與日月同懸其識見之謬如此安得不悞認王世充爲真王乎

安徽方伯陳密山先生諱德榮人淳朴而詩極風趣每聽園花開必招余遊賞不以屬吏待適階下蟻鬪公用扇拂之作詩云退食展良觀逍遙步深院樹根見羣蟻紛紛方交戰呼童前布席拂以蒲葵扇頃刻緣草根求

穴各奔竄伊有記事臣載筆應上殿大書某日月兩軍正相見忽然風揚沙師潰互踏踐收隊各依壘蓄銳更伺便人生亦倮蟲擾擾益赤縣嗜欲各有求情僞遽相煽吞噬蠢然動吉凶見常變豈無飛仙人乘鸞注遐吟余按宋人詩云蝱螋殺敵蚊眉上蠻觸交爭蝸角中何異諸天觀下界一微塵裡鬪英雄卽此意也先生郊行云芳園青草綠離離好是人家祭掃時何處紙錢燒不盡東風吹上野棠枝又女兒曲云睡眼朦朧春夢覺不知額上有梅花

晉星村得雨詩云一雨人心定歌聲四野聞何南園春
雨詩云芳草不知春一雨猛然省曹澹泉偶成云東風
力尚微一雨衆山綠同用一雨二字俱可愛

福建鄭王臣爲蘭州太守年未六十以弟喪乞病歸留
別寅好云畏聞使過頻移疾懶答人言但託聾聞情云
最憐待月湘簾下銀燭烟多怕點燈俱暗用故事使人
不覺杭堇浦題其歸來草云東京風俗由來厚每爲期
功便去官陳寔譙元吾目汝萑蘆人錯比張翰東臯舒
嘯復西疇人較柴桑更遠遊七錄異時標別集竟應題

作鄭蘭州在隨園小任一日買書兩舡打漿而去

湖州徐溥雨亭在金陵爲人司織局每吟詩與機聲相
和錢塘竹枝云芳心脉脉夜迢迢即在江南第幾橋欲
寄尺書寫腸斷西湖只恨不通潮落盡楊花郎未歸空
煩刀尺製羅衣人前怕卷珠簾看蝴蝶一雙相對飛虎
邱題壁云好景半藏峯頂寺美人多任水邊樓

常熟王介祉之弟名岱字次岳能繼其家風宿隨園見
贈云貧分鶴俸還留客老惜鴻才尚著書其他句云片
雨前林過微雲半嶺陰故山解慰歸人望隔水先迎一

警青清明云忽忽春光過半時。浴蠶天氣雨如絲。無端
柳色侵書幌。憶着河橋折處枝。

錫山鄒世楠過孟廟夢懸對句云戰國風趨下斯文日
再中覺而異之徧觀廊廡無此十字後數年過蘇州得
黃野鴻集讀之乃其集中句也豈孟子愛之而真真中
書以自娛耶田實發題孟廟云孔門功冠三千士周室
生虛五百年似遜黃作黃以論詩忤沈歸愚故吳人多
擯之然其佳句自不可掩夜歸云兒童喧笑各紛紛未
解燈前刺繡紋夜半醉歸人不覺叩門獨有老妻聞

在都余與金質夫文淳裘叔度曰修居最相近金棋劣
于裘而偏欲饒裘金移居裘以詩賀云追趨秘各兩年
餘一日何曾賦索居雪苑對裁新著稿風簾同校舊抄
書吟筒惠我寧嫌數棋局饒人實自譽早有聲華傳日
下故知名士定無虛余作七古一首中四句云我願同
年如春樹枝枝葉葉相依附不願同年如落花鸞漂鳳
泊飛天涯裘讀而嘆曰子才終竟有性情嗚呼此皆四
十年前事今裘官至尚書聲施赫奕而質夫爲太守兩
遭罪遣謫戍以死豈亦如花之飛茵飛溷各有前因耶

金死後余搜其遺詩了不可得僅得其遊張園云綠楊
門外板橋橫新水如船接岸平三月春寒花尚淺一簾
烟重雨初成欲危瘦竹扶衰步高下踈畦入晚晴莫便
酒闌催晚棹野懷吾欲與鷗盟偶成云一蟲吟到曉兩
客淡無言

閻百詩云百里不同音千年不同韻毛詩凡韻作某音
者乃其字之正聲非強為押也焦氏筆乘載古人下皆
音虎衛風云于林之下上韻為爰居爰處凱風云在浚
之下下韻為母氏勞苦大雅云至于岐下下云率西水

辭服皆音迫關雎云寤寐思服下韻為輾轉反側候人
云不儒其翼下句為不稱其服離騷云非時俗之所服
下句為依彭咸之遺則降皆音攻草蟲云我心則降下
句為憂心忡忡旱麓云福祿攸降上韻為黃流在中英
皆音央清人云二矛重英下句為河上乎翱翔有女同
車云顏如舜英下句為珮玉將將楚詞云華采衣兮若
英下句為爛昭昭兮未央風皆讀分綠衣云凄其以風
下句為實獲我心晨風云馱彼晨風下句為鬱彼北林
烝民云穆如清風下句為以慰其心憂皆讀曖黍離云

類

謂我心憂上句為中心搖搖載馳云我心則憂上句為
言至于漕楚詞云思公子兮徒離憂上韻為風颯颯兮
木蕭蕭其他則好之為吼雄之為形南之為能儀之為
何宅之為托澤之為鐸皆玩其上下文及他篇之相同
者而自見風字毛詩中凡六見皆在侵韻他可難推朱
子不解此義乃以後代詩韻強押三百篇悞矣至于委
蛇二字有十二變離字有十五義敦字有十二音徐應
秋談蒼言之甚詳

王氏續通考言唐武夷山人吳棫深惡沈約周顒之韻

以為穿鑿無理乃稽考毛詩周易尚書而別為韻書分
麻遮歸飛為二合東冬江陽為一子以為此洪武正韻
之先聲也然積習已久雖帝王之力尚不能挽况其下
乎文公逆祀去者三人定公順祀叛者三人商鞅廢井
田而天下怨王莽復井田而天下怨一改舊習人以爲
怪從前解經者河北宗王河南宗鄭今之經解專宗程
朱亦詩韻類耳

山左朱文震字青雷在平郡王藩邸善畫能詩兼工篆
刻偶宿隨園為鐫小印二十餘方余驚其神速君笑曰

以鐵畫石何所不靡凡遲遲云者皆故作身分耳記其
紅橋晚步云西風開遍野棠花垂柳絲絲數點鴉多少
畫船歸欲盡夕陽偏戀玉鉤斜過揚子江云笑對蓬窗
酒一罌黃梅時節恰揚舫憑君說盡風波惡貪看金焦
漫下聽雨濤云雨霽碧天濶夕陽蟬復吟偶然行樹下
餘點濕衣襟

楊公子搢父笠湖公刺邛州公子自在上歸其弟蓉裳
索蜀中土宜公子贈蜀椒雅蓮附詩云宦久并無囊土
物置何許且開藥籠看贈子辛與苦有雨後一聯云坐

吹紫玉樹聲雜行近白蓮人影香漁父詞云若使樵青
絕世閒身願作漁童

隨園西有放生菴余偶至其地見僦居一寒士衣敝履
穿几上有詩稿題是夏日雜吟云香焚寶鴨客吟哦萬
軸牙籤手遍摩此事未知何日了著書翻恨古人多余
驚問姓名曰丁珠字貫如懷寧人訪親不值流落于此
因小有饋贈勸其攻詩作札薦與安慶太守鄭公時慶
鄭援作府案首入學次年卽舉鄉試記其遺懷云我口
所欲言已言古人口我手所欲書已書古人手不生古

人前偏生古人後一十二萬年汝我皆無有等我再來
時還後古人否咏淮陰侯云淮陰當窮時乞食一餓殍
及其封王後被誅尤草草窮不能自保達不能自保萬
古稱人傑爲之一笑倒陳古漁尤愛其江心浪險鷗偏
穩舡裏人多客自孤之句

乙酉鄉試徽州汪秀才廷昉以詩受業路過淳安云扁
舟一葉枕江濱邑小如村俗尚淳出郭千家圍竹水浪
遊五日識風塵雲垂有脚疑成雨水落無聲欲斷津樓
指故園歸信早天涯極目倚闌人俄而竟以丁憂歸

盧抱經學士有張遷碑搨手甚工其同年秦澗泉愛而
乞之盧不與一日乘盧外出入其書舍攫至袖中盧知
之追至半途仍篡取還未半月秦暴亡盧往奠畢忽袖
中出此碑哭曰早知君將永訣我當時何苦如許吝耶
今耿耿于心特來補過取帖出向靈前焚之予感其風
義爲作詩云一紙碑文贈故交勝他十萬紙錢燒延陵
挂劍徐君墓他此高風久寂寥

盧抱孫先生轉運揚州名流畢集極東南壇坫之盛已
卯十月余飲署中見其少子謨年甫十五六玉雪可念

後三十年家籍沒矣公子雖舉孝廉而飄泊無歸上溯
海公二首云城旦餘生剩菽孤十年飄泊到江湖桐花
久墮懷中羽香飯誰拋屋上烏鷓鴣葛衣留凍骨栖栖
蹇足耐征途年來雞鶩同爭食不是當年小鳳雛拂拭
知誰眼獨青雞雛弱鳥許梳翎量來碧海翰愁淺嗅到
黃梁感涕零將母誰憐棲逆旅忍饑猶勉誦殘經簫聲
吹徹吳門市敢望山陽舊雨聽

用巧無斧鑿痕用典無填砌痕此是晚年成就之事若
初學者正要他青雕刻方去費心肯用典方去讀書

寶山范秀才起鳳字瘦生有詩癖咏梅云徹月雲際升
獨鶴踏花影又風急衆香齊度水夜深孤月獨當天皆
可喜也萬華峯應馨贈云瘦真同鶴立命若與鸞謀其
困蹟可想送別云酒惟可化當前淚詩尚能傳別後情
咏桃源云樹木自生無稅地子孫常讀未燒書避地不
知誰日月成仙可惜廢君臣范後遭奇禍竟得脫免終
落托以死

吳下進士蘇汝礪宰黃陂有句云水面星疑落船頭樹
似行與宋人山遠疑無樹湖平似不流相似吾鄉王麟

微有句云鳥翻仍戀樹波定尚搖人與宋人窺魚光照
鷗洗鉢影搖僧相似李鐵君鬪禽雙墮地交蔓各升籬
與唐人驚蟬移別樹雀墮閒庭相似

詩情愈覺愈妙紅蘭主人歸途贈朱贊皇云大漠歸來
至半途聞君先我入京都此宵我有逢君夢夢裡逢君
見我無許宜娛寄外云柳風梅雨路漫漫身不能飛着
翅難除是今宵同入夢夢時權作醒時看

吳竹橋太史見訪湖上贈詩有湖氣逼人將上樓之句
范漚生觀梅太湖亦云湖光都欲上樓來兩意相同吳

題揚州天寧寺云鈴聲得露清如語塔勢隨雲遠欲奔
尤妙

歐公學韓文而所作文全不似韓此八家中所以獨樹
一幟也公學韓詩而所作詩頗似韓此宋詩中所以不
能獨成一家也

七律始于盛唐如國家締造之初宮室粗備故不過樹
立架子創建規模而其中之洞房曲室網戶梁懸尚未
齊備至中晚而始備至宋元而愈出愈奇明七子不知
此理空想挾天子以臨諸侯於是空架雖立而諸妙盡

捐淮南子曰鸚鵡能言而不能得其所言

余藏董文敏字冊金箋寫陳子昂古詩錢竹初明府見

而愛之因以贈之冊尾傲醉素尤奇險自題云意在新

奇無定則古趣離離半無墨醉來信手兩三行醒後却

書書不得

鄭板橋愛徐青藤刻常刻一印云徐青藤門下走狗鄭

燮童二樹亦重青藤題青藤小像云抵死日中無七子

豈知身後得中郎又曰尚有一燈傳鄭燮甘心走狗劉

門牆

二樹名鉦山陰詩人幼時女史徐昭華抱置膝上為梳

髻課詩及長少所許可獨于隨園詩矜寵太過奈從未

謀面今春在揚州特渡江見訪適余遊天台相左嗣後

尚聲欲秋間再來余以將往揚州故作札止之旋為他

事滯留到揚時則童已歿十日矣聞其臨終時簾開門

響都道余之將至也故余入哭作挽聯云到處推袁知

君雅抱千秋鑑特來訪戴恨我偏遲十日期童病中夢

二叟自稱紫閣真人浮白老人手牽鶴使騎童辭衣裝

未備真人曉以詩曰昔從赤身來今從赤身去一絲且

隨園詩言 卷六
莫挂何論麻與絮不若五銖衣隨風自高舉童答云多
謝羣真招我歸殷勤持贈五銖衣相從化鶴吾真願要
傍先人隴上飛吟畢求寬期紫閣真人立二指示之果
越二十日而卒

二樹臨終滿床堆詩高尺許所以殷殷望余者爲欲校
定其全稿而加一序故也余感其意爲編定十二卷作
序外錄其黃河云一氣直趨海中含萬古聲劃開神禹
甸橫壓霸王城幾見榮光出剛逢徹底清浮槎如可借
應犯斗牛行金山云三山名勝豈尋常彼岸居然一葦

航重疊樓臺知地少奔騰江海覺天忙梵音只許魚龍
聽佛面時分水月光回首蓬萊應不遠幾聲長嘯極蒼
茫五言如落花隨棹轉隔樹看山移蟻閒綠水過蜂健
箇花歸山遠雲平過天空月直來觀潮云一氣自開闢
衆星相動搖齒落云無煩重漱石所恨不關風七言如
秋聲如雨不知處月落帶霜還照人風梅落紙畫猶濕
松雪撲弦琴一鳴客感每從孤館集老懷常覺暮秋多
茶聲響雜花稍雨簾影晴通竹塢烟詎有庚寅同正則
敢夸丁卯是前牛花猶解媚開如笑水不忘情去有聲

皆可傳也。二樹畫梅題七古一篇，登鬚字韵八十餘首。神工鬼斧，愈出愈奇。余雅不喜登韻，而見此詩，不覺嘆絕。易簧時，令兒扶起畫梅贈我，成題詩三句而氣絕矣。余裝潢作跋，傳子孫以表不識面之交情。拳拳如此。

蕪湖觀察張荳亭先生性耽風雅，工詩善書，有散步一首云：霜林落葉點人衣，散步郊原趁夕暉。禾熟更經新雨潤，雀馴常傍舊簷飛。餘霞近水添紅艷，遠岫排空接翠微。洗却緋塵天宇近，閒吟不覺帶星歸。乙酉秋來江

寧監試，余以竹葉裹粽餽之，附詩云：勸公莫負便便腹，不嚼紅霞嚼綠雲。公和云：倘得攜筇親奉訪，管教嚼盡嶺頭雲。

漢軍董元鏡在京師市上買端硯，中有黃氣一縷，即硯譜中所謂黃龍也。旁題云：雖有虹貫日，竟無客入秦。可憐易水上，愁殺白衣人。

尹文端公于近體詩推獻最細，常招陳太常星齋申副憲，笏山小集申和廉字云：得天厚，只論詩刻詩客豐。惟自奉廉，余按宋人亦有句云：詩律傷嚴似寡恩。

唐有無名氏詩云烈風拔大樹未拔根已露上有寄生
草依依猶未悟明季國事危矣姚雪菴大司馬在朝有
友畫猴兒抱藤眠枯樹上寄之題云猴兒要醒而今醒
莫待藤枯樹倒時

白門張啟人句云書爲重看多折角詩因待酌暫存雙
陳古漁亦有句云却恐好書輕看過摺將餘頁待明朝
桐城張文端公賀同館翰林某新婚云坐對玉人無辨
處只分雲鬢與花鈿可想見其人之美余故史文靖公
門生而其子抑堂少司馬則兒女親家也壬寅二月訪

抑堂于溧陽席間出文靖公玉堂歸娶圖命題畫美少
年騎馬行親迎禮于揚州許氏事在康熙庚辰公才十
九歲至今八十餘年矣抑堂笑謂余曰親家當日亦係
翰林歸娶何不歸娶人題歸娶圖乎卷中前輩詩之最
佳者郭元釘云采燈十道簇香輪花滿游纓踏路塵似
有路人傳盛事公然許史是天親徐葆光云華燈夾道
擁鳴騶 詔許乘鸞衣錦遊十里珠簾春盡捲誰家少
婦不登樓蔣仁錫云晏罷紅綾樂事餘翩翩走馬帽簷
斜似聞却扇先私語誰奪迎門利市花余題四絕末一

首云愧作彭宣拜後堂絕無衣鉢繼安昌算來只有歸
迎事曾學黃梁夢一場

人問妓女始于何時余云三代以上民衣食足而禮教
明焉得有妓女惟春秋時衛使婦人飲南宮萬以酒醉
而縛之此婦人當是妓女之濫觴不然焉有良家女而
肯陪人飲酒乎若管仲之女閼三百越王使罷女為士
縫衽固其後焉者矣戴敬咸進士過邯鄲見店壁題云
妖姬從古說叢臺一曲琵琶酒一杯若使桑麻真蔽野
肯行多露夜深來用意深厚惜忘其姓名

霞裳從余遊琴溪歸次日同遊之盛明經復初以二律
見投余問盛公何句最佳霞裳應聲云惟赤鯉去千載
寄山留一峯余曰然果近太白後三日路遇雨霞裳曰
偶得雨過濕雲忙五字余極稱其得雨後雲走之神代
作出句云風停乾鵲噪家春圃觀察曰噪字對不過忙
字為改喜字霞裳過鄱陽湖云風能扶水立雲欲帶山
行亦佳

余在安慶許司獄席上見小伶扇上畫一白頭公題曰
山中一隻鳥獨立心情悄美人胡不來相思頭白了又

題蠟嘴鳥云世味嚼來渾似蠟莫教開口向人啼

高文端公第七公子字雨亭從京師寄小照索題畫美少年着縑單衣坐松石上余題就寄去而公子死矣其弟廣德搜其遺稿屬余爲序錄其七夕一首云女伴穿針乞巧時半彎新月動相思天邊星宿人間客一樣明朝有別離咏柳云柳色連溪碧依依傍玉臺門前無知己青眼爲誰開又懷人隨夢去隔世帶愁來皆不似富貴人語

有某以詩見示題皆雁字夾竹桃之類余謂之曰尊作體物非不工然享晏者必先有三牲五鼎而后有葵菹紙醢之供造屋者必先有明堂大厦而后有曲室密廬之備似此種題大家集中非不可存終不可開卷便見韓昌黎與東野聯句古典可喜李漢編集都置之卷尾此是文章局面不可不知

凡作詩寫景易言情難何也景從外來目之所觸留心便得情從心出非有一種芬芳悱惻之懷便不能哀感頑艷然亦各人性之所近杜甫長于言情太白不能也永叔長于言情子瞻不能也王介甫曾子固偶作小歌

詞讀者笑倒亦天性少情之故

甬東顧鑑沙讀書伴梅草堂夢一嚴裝女子來見曰妾
月府侍書女與生有緣今奉勅賣書南海生當偕行顧
驚醒不解所謂後作官廣東于市上買得葉小鸞小照
宛如夢中人爲畫橫影圖索題錢相人方伯有句云怪
他才解吟詩句便是江城笛裡聲余按小鸞粵人笄年
入道受戒于月朗大師佛法受戒者必先自陳平生過
惡方許懺悔師問犯淫否曰徵歌愛唱求凰曲展畫羞
看出浴圖犯口過否曰生怕泥污唾燕子爲憐花謝罵

東風犯殺否曰曾呼小玉除花虱偶挂輕絛壞蝶衣

余在杭州杭人知作詩話爭以詩來求摘句者無慮百
首余只愛朱亦錢春晚書懷云春當三月原如客人過
中年欲近僧沈荊人一聯云雙雀露濃移別樹孤螢風
靜引歸人福建女子林氏賀黃莘田重赴鹿鳴云丹桂
花開六十秋振衣人到廣寒遊嫦娥細認曾相識前度
人來竟白頭

周德卿之言曰文章徒工于外者可以驚四筵不可以
適獨坐斯言也余頗非之文章非比陰德不求人知景

星慶雲明珠美玉誰不一見卽知寶貴哉吟蛩唧唧
語悄悄彼雖自鳴得意豈足傳之不朽得之雖苦出之
須甘出人意外者仍須在人意中古名家皆然况四座
之驚有知音有知音獨坐之適有敝帚之享有寸心
之知不可一概而論

司空表聖論詩貴得味外味余謂余謂作詩者味內味
尚不能得况味外味乎要之以出新意去陳言爲第一
着鄉黨云祭肉不出三日出三日則不食之矣能詩者
其勿爲三日後之祭肉乎

博上賈驢書券三紙不見驢字此古人笑好用典者之
語余以爲用典如陳設古玩各有攸宜或宜堂或宜室
或宜書舍或宜山齋竟有明窓淨几以絕無一物爲佳
者孔子所謂繪事後素也世家大族夷庭高堂不得已
而隨意橫陳愈昭名貴暴富兒自夸其富非所宜設而
設之置械箭于大門設尊罍于臥寢徒招人笑吳西林
云詩以意爲主以辭采爲奴婢苟無意思作主則主弱
奴強雖僮指千人與之不動古人所謂詩言志情生文
文生韵此一定之理今人好用典是無志而言詩好疊

韻是因韻而生文好和韻是因文而生情兒童鬪草雖多亦奚以爲

欲作佳詩先選好韻凡其音涉啞滯者晦僻者便宜棄捨葩卽花也而葩字不亮芳卽香也而芳字不響以此類推不一而足宋唐之分亦從此起李杜大家不用僻韻非不能用乃不屑用也昌黎鬪險掇唐韻而拉雜砌之不過一時遊戲如僧家作孟蘭會偶一布施窮鬼耳然亦止于古體聯句爲之今人效尤務博竟有用之于近體者是猶奏雅樂而雜侏儻坐華堂而宴乞丐也不

已眞乎

唐人近體詩不用生典稱公卿不過臯夔蕭曹稱隱士不過梅福君平敘風景不過夕陽芳草用字面不過月露風雲一經調度便日月斬新猶之易牙治味不過鷄猶魚肉華陀用藥不過青粘漆葉其勝人處不求之海外異國也余過馬嵬弟楊妃詩曰金烏錦袍何處去只留羅襪與人看用新唐書李石傳中語非僻書也而讀者人人問出處余厭而刪之故此詩不存集中

王夢樓云詞章之學見之易盡搜之無窮今聰明才學

之士往往薄視詩文道而窮經註史不知彼所能者皆
詞章之皮面耳未吸神髓故易於決捨如果深造有得
必愁日短心長孜孜不及焉有餘功旁求考據乎子以
爲君言是也然人才力各有所宜要在一縱一橫而已
鄭馬王縱崔蔡王橫斷難兼得余嘗考古官制檢搜羣
書不過兩月之久偶作一詩覺神思滯塞亦欲于故紙
堆中求之方悟著作與考訂兩家鴻溝界限非親歷不
知或問兩家孰優曰天下先有著作而后有書有書而
后有考據著述始于三代六經考據始于漢唐注疏考

其先後知所優劣矣著作如水白爲江海考據如火必
附柴薪作者之謂聖詞章是也述者之謂明考據是也
余任江寧時送尹文端公移督廣州云天上本無常照
月人間還有再來春未五年果仍督江南

元相稱韓舍人詩欲得人人服能教面面全又曰玉磬
聲聲徹金鈴個個圓韓舍人卽昌黎也昌黎硬語橫空
而元相以此二聯稱之此中消息非深于詩者不知
懷古詩乃一時興會所觸不止山經地志以詳核爲佳
近見某太史洛陽懷古四首將洛下故事搜括無遺竟

有一首中使事至七八者編奏掩查茫然不知作者意在何處因告之曰古人懷古只指一人一事而言如少陵之咏懷古迹一首武侯一首昭君兩不相躡也劉夢得金陵懷古只咏王濬樓船一事而後四句全是空描當時白太傅謂其已探驪珠所餘鱗甲無用真知言哉不然金陵典故豈王濬一事而劉公胸中豈止曉此一典耶

松江有徐媛者十峯先生之女黃石牧太史述其續繡餘集一絕云仰視天無星俯視月如霜月正人影短月斜人影長其母張夫人能詩所云續繡餘者以母夫人先有此集名也

黃石牧太史未遇時館于青浦盛氏范笏溪先生訪之爲閩人所阻懊惱而返華亭至青浦已百里矣黃知之深不自安贈詩云高鴻渺渺過無迹凡鳥匆匆去未題妬殺綠楊絲萬縷曾牽范舸在長堤後海寧陳文簡公延石牧于家范所薦也范于黃爲先輩范卒後黃爲序其四香樓詩集而述其在葉忠節公席上贈欠山詩云有客夜歸迷舊路隔村樹黑遠疑山

餘幼時家貧除四書五經外不知詩為何物一日業師
外出其友張自南先生攜書一冊到館求售留札致師
云適有亟需奉上古詩選四本求押銀二星實何再生
或非言罄予舅氏章升扶見之語先慈曰張先生以二
星之故而詞哀如此急宜與之留其詩可不留其詩亦
可予年九歲偶閱之如獲珍寶始古詩十九首終于盛
唐伺業師他出及歲終解館時便吟咏而摹倣之嗚呼
此余學詩所由始也自南先生其益我不已多乎
阮亭尚書自言一生不次韻不集句不聯句不疊韻不

和古人之韻此五戒與余天性若有暗合

甲辰秋余在廣州有傳蔣蒼生博物故者未幾接蒼生手
書方知訛傳到桂林告岑溪令李獻喬明府李喜口號
一絕云狂生有待兩公裁未便先期一嶽摧豈爲路逢
章子厚端明已自道山回李心折表蔣兩家詩與趙雲

松同癖

余在桂林淑蘭女弟子偶過隨園題壁見懷云爲訪桃
源偶駐車仙雲何處落天涯喜看幾筆簪花字猶領春
風護絳紗幾度蒙招未得過居然人似隔天河倫公朝考句

非關學得稽康懶半爲風多半病多

戊辰秋余宰江寧將乞病歸適長沙陶士璜方伯調任
福建路過金陵謂余曰子現題陞高郵州憲眷如此年
方三十忽有世外之志甚非所望于賢者也余雖未從
其言而至今感其意甲辰在廣州遇方伯之孫誦乃祖
買書歌曰十錢買書書半殘十錢買酒酒可餐我言舍
酒儻曰否啣晤萬卷不療飢斟酌一杯酒適口我感儻
言意良厚酒到醒時愁復來書堪咀處味逾久淳于豪
飲能一石子建雄才得八斗二事我俱遜古人不如把

書聊當酒雖然一編殘字半蠹魚區區蠡測我真愚秦
灰而後無完書

同年李湖字又川巡撫廣東以清嚴爲政與人歌云廣
東真樂土來了李巡撫 聖眷甚隆而積勞成疾薨時
香亭往送入殮見公面目手足作黃金色光耀照人亦
一奇也巡撫貴州入境口號云雙旌遙指貴陽城紫蓋
紅旗夾道迎自愧書生當重任不知何以報昇平
周櫟園論詩云學古人者只可與之夢中神合不可使
其白晝現形至哉言乎

乙丑余宰江寧有張漱石名堅者持故人陳長卿札來見贈云他年霖雨知何處記取烟波有釣徒後歲丙子同楊洪序來隨園年七十餘喜所居不違月下時時過從別三十年杳無音耗丙午二月過洪武街遇老人乃其子也方知先生八十三歲委化陝中爲黯然者久之次日其子抱先生全集屬爲點定偶成云細雨瀟瀟欲曉天半床花影伴書眠朦朧正作思鄉夢隔院棋聲落枕邊鄂文端公爲蘇藩司選南邦黎獻集擢君第三茗生携婦遊攝山余寄詩調之茗生答云樵夫汲婦互

穿雲老佛低眉苦不分客路偶然携眷屬遊踪未必感星文漫勞史筆傳佳話却被山靈識細君誰與洪厓搗小影鹿皮冠伴水山裙

余得紹興十八年題名碑朱子乃五甲進士也王荊亭中翰戲題云若使當時無五甲先生也合落孫山朱子小名沈郎亦載碑中

武將能詩皆由天授劉大刀名縱木姓龔湖廣人其七世孫某來作江寧都司誦其先人遺句云剪髮接韉牽戰馬折袍抽線補旌旗胸中多少英雄淚酒上雲蓋紙

酒

道林寺古

卷六

不知戚繼光亦有警句云風塵已老塞門臣欲向君王乞此身一夜秋霜零短髮明朝不是鏡中人

乾隆丙辰唐公莪村為太常寺卿余鴻詞報罷後袖詩走謁公奇賞之次日即托其西席朱君佩蓮道意欲以從女見妻余以聘定辭公為惋惜至今感不能忘垂五十年矣甲辰到端州見公贈關廟瑞公上人一律云何因來古寺令落二年羈性拙宜何朴身危仗佛慈險夷無定象夢幻有醒時一笑成今別前途最聲思紙尾註云甲子冬緣事來汝慶羈樓二年今丙寅夏將之任山

左賦詩留別蓋公任廣西方伯時待鞠到此所作後巡撫江西三仕三已以官壽終名緩祖揚州人

余過永州時值冬月遠望禿樹上立數鷺鷥疑是本蘭花開方憶戴雪村先生高濂散作低田雨白鳥棲為遠樹花二句之妙

周元公云白香山詩似平易間觀所存遺稿塗改甚多竟有終篇不留一字者余讀公詩云舊句時時收無妨悅性情然則元公之言信矣

王荆公矯揉造作不止施之政事也王仲圭日斜奏罷

長楊賦間拂塵埃看畫墀句最渾成荆公改爲奏賦長
楊罷以爲如是乃健劉貢父明日扁舟滄海去邗從雲
裡望蓬萊荆公改雲裡爲雲氣幾乎文理不通唐劉威
詩云遙知楊柳是門處似隔芙蓉無路通荆公改爲漫
漫芙蓉難覓路蕭蕭楊柳獨知門蘇子卿咏梅云祇應
花是雪不悟有香來荆公改爲遙知不是雪爲有暗香
來活者死矣靈者笨矣

余遊南嶽往謁衡山令許公其僕人張彬者沅江人年
二十許見余名紙大喜奔告諸幕府以得見隨園叟爲
幸旣而許公招飲命彬呈所作詩有湖邊芳草合山外
子規啼遠岫碧雲高不落平湖螢火住還飛之句果青
衣中一異人也性無他嗜酷好吟咏主人賞婚費乃不
聘妻而盡以買書

全祖望字謝山以丙辰春闈先入詞館故九月間不與
鴻博之試丁巳散館外用謝山不樂賦詩呈李穆堂侍
郎云生平坐笑陶彭澤豈有牽絲百里才秣未成醪身
已去先幾何待督郵來有此仙傳謝山爲錢忠介公後
身者故有舉子詩云釋子語輪回聞之輒加嗔有客妄

陶會云我具夙根琅江老督相于我乃前身一笑妄應
之燕說謾云云按謝山年三十六方娶滿州學士春臺
之女適年舉子時忠介公後人名芍亭者侵晨入賀謝
山驚曰何知之神耶芍亭曰夜來寒影堂中不知何人
揚言曰謝山得子故來賀耳此事朱心池爲余言之余
悔在都見謝山時不曾一問

余在粵自東而西常告人曰吾此行得山西一人山東
一人山西者普寧令折君遇蘭字霽山山東者岑溪令
李君憲喬字義堂二人詩有風格學有根柢皆風塵中
之麟鳳也折君見贈五首錄其二云南國多芙蓉北地
饒冰雪風土固自殊氣類有差別如何邂逅間投契若
符節蘭馨蕙自芬松茂柏乃悅物理有如斯心知不容
說經年廢吟咏對客頰喑啞豈無風人懷听嗟和者寡
今逢袁夫子方才有躡冶隻字精搜羅篋衍重包裹敬
宗詎不聰能知世有我自慙苦窳姿一顧成碩果于我
雖無加益以成公大誰能充是心用以宰天下李君子
余起行時追送不及到泉州後寄詩云岸邊變樹林來
對兀沉沉挂席去已遠別醪空自斟烟寒過客少江色

暮樓深誰識此時際寥寥千載心湘上云孤月無人處
扁舟先雁來皆高淡可喜

己亥三月小住西湖有李明府名天英者號蓉塘四川
詩人特來見訪錄其雪後寄施南田云雪汁初融九寒
光已在天大江回望處清影兩蕭然忽發山陰興思乘
訪戴船風濤夜未息目斷小姑前他如遠夢搖孤榜殘
星落酒旗野鷗時避漿旅雁自爲群李松圃郎中稱其
詩有奇氣信然

金陵閨秀陳淑蘭受業隨園繡詩見贈云儂作門生真
有幸碧桃種向彩雲邊張秋厓孝廉見而和云書生未
列扶風帳慚愧佳人賦彩雲秋厓詩筆清雅鄰城九日
句云楓葉落殘孤閣雨菊花開盡故鄉心

宋鄭少谷詩學少陵宋林貞恒譏之曰時非天寶官非
拾遺徒託于悲哀激越之音可謂無病而呻矣學杜者
不可不知

康熙間杭州林邦基妻曾如蘭能詩邦基死招之相從
曾矢之曰有如皎日後立其兄子光節葬畢舅姑吞金
而亡吟詩曰鏡裡菱花冷三年淚未乾已終姑舅老復

咽雪霜寒我自歸家去人休作烈看西陵松柏下夫子
其盤桓一時和者數百人未死前十日先具牒錢塘令
周公周加批用駢語慰留之竟不從而死可謂從容之
至矣

詩分唐宋至今人猶恪守不知詩者人之性情唐宋者
帝王之國號人之性情豈因國號而轉移哉亦循道者
人人共由之路而宋儒必以道統自居謂宋以前直至
孟子此外無一人知道者吾誰欺欺天乎七子以盛唐
自命謂唐以後無詩卽宋儒習氣語倘有好事者學其

附會則宋元明三朝亦何嘗無初盛中晚之可分平節
外生枝頃刻一波又起莊子曰辨生于末學此之謂也
余引泉過水西亭作五律起句云水是悠悠者招之入
戶流隔數年改爲水澹真吾友招之入戶流孔南溪方
伯見曰求工反拙以實易虛夫不如原本矣余憬然自
悔仍用前句因憶四十年來將詩改好者固多改壞者
定復不少

詩人用字大概不拘字義如上下之下上聲也禮賢下
字之下去聲也杜詩廣文到官舍繫馬堂階下又朝來

少試華軒下未覺于金滿高價是借上聲爲去聲矣王維公子爲羸停四馬執轡愈恭意愈下是借去聲爲上聲矣

時文之學有害于時而暗中消息又有一貫之理余案頭置某公詩一冊其人負重名郭運青侍講來讀之引手橫截于五七字之間曰詩雖工氣脉不貫其人殆不能時文者耶余曰是也郭甚喜自夸眼力之高後與程魚門論及之程亦趨其言余曰古韓柳歐蘇俱非爲時文者何以詩皆流貫程曰韓柳歐蘇所爲策論應試之文卽今之時文也不曾從事于此則心不細而脉不流余曰然則今之工于時文而不能詩者何故程曰莊子有言仁義者先王之遺廬也可以一宿而不可以久處也今之時文之謂也

前朝番禺黎美周少年玉貌在揚州賦黃牡丹詩某宗伯品爲第一人呼爲牡丹狀元花主人鄭超宗故豪士也用錦輿歌吹擁狀元遊甘四橋士女觀者如堵還歸粵中郊迎者千人美周被錦袍坐畫舫選珠娘之麗者排列兩行如天女之擁神仙相傳有明三百年真狀元

無此貌亦無此榮也其詩十章雖整齊華瞻亦無甚意思惟巖浴轉愁金照眼割盟須記赭留衣一聯稍切黃字後美周終不第陳文忠薦以主事監廣州軍死明亡之難絕命詞云大地吹黃沙白骨爲塵烟鬼伯舐復厭心苦肉不甜一時將士爲之隕涕此外尙有蓮花榜眼其詩不傳

廣西岑溪縣最小且僻有諸生謝際昌者送其邑宰李少鶴云官貧歸棹易名愛出城難此生可謂揚幽之區册矣或贈查聲山宮詹云地高投足險恩重乞身難

甲戌春余與張司馬芝野遊棲霞見僧雛墨禪才七歲其時山最幽僻遊者絕稀惟揚州商人構靜室數間春秋一到而已自尹文端公請 聖駕巡幸乃增榮益觀方修葺時余屢從公遊有山似人才搜更出之句其時墨禪漸長成花前燈下時時以一聯相示隨入京師別十餘載丁未秋相見于紫峯閣下則年已三十九矣追談往事彼此愴然誦其盤山詩云偶來浮石上疑是泛滄浪一鳥墮寒翠于峯明夕陽無人垂釣去有約看雲忙卽此愜真賞蕭然世慮忘其他如樹隨厓脚斷山到

寺門深月白鳥疑畫山空樹欲秋樹偏饒曲折僧不礙
逢迎皆可愛也相別又一年遽示寂而去
尹公三次迎 鑾幽居菴紫峯閣諸奇峯皆從地底接
出刷沙去土至三四丈之深所用朱龍鑑莊經畚潘涵
等州縣官皆一時名士又嫌躡山水少故于寺門外開
兩湖題曰彩虹明鏡余戲呈詩云尚書抱負何曾展展
盡經綸在此山

揚州四十年前平山樓閣寥寥溝水一泓而已自高盧
兩權使費帑無筭浚池實山別開生面而前吹遊人幾
不相識矣劉春池有句云兩隄花柳全依水一路樓臺
直到山

山陰陶篁村得汪氏舊莊于葛嶺下葺而新之自云詩
不能寫者付之于畫畫不能寫者付之于詩號曰泊鷗
山莊題云高士門庭雲亦懶荷花世界夢俱香四詩甫
成忽奉有官檄佔去養馬如催租人敗興一般

永州太守王蓬心爲麓臺司農之後工詩畫余遊南岳
過永州與其子訪愚溪鈞母潭諸處夕歸太守出小像
索然而自畫芝城話舊圖見贈題云一別東吳思舊雨

重來南楚髻添霜談天猶是蘇玉局縮地難逢費長房
江水悠悠不知遠山風習習漸如涼兩人情態都如昨
作畫吟詩愛夜長彼此落筆時各挑燈倚几蓬心笑謂
余曰此夕光景可似五十年前同赴童子試耶記其時
齋對聯云豈易片言清積牘還留一息理殘書

沈子大先生夢至一處上坐二儒者皆姓周素不識面
笑向沈云羲畫破天煩妹補君可對之沈沉吟良久忽
唐孫華太史從外來曰我代對羿弓饒月待妻奔何如
兩周爲之拍手唐字實君沈之業師也

陳古漁嘗爲余誦馬過聞沙響拖霜看雁飛之句余甚
愛之後知是曲沃詩人秦紫峯明府所作紫峯有句云
看花須看花盛時盛時難再花亦知尤妙紫峯與客觀
方竹客戲云世有方竹無方人紫峯曰有問何人日子
貢問何以知之曰論語云子貢方人

吾鄉金長儒先生以詩文名世不知其能詩也有人爲
述其禹廟云授笈儼陪蒼水使奉香猶贖白頭俯晚步
云云打頭黃葉忽飄墜知是隔林松鼠來

毛馳黃咏綠梅云聞說綠珠真絕世我來偏見墜樓時

歸安有五亭山人者姓吳名斯洛咏桐子云隨地綠珠
人不見至今但覺畫樓高二詩相似又嘲牡丹云蝶使
蜂媒齊用力萬花叢裡看擒王可云奇絕

乾隆己未余乞假歸娶諸公卿有送行詩冊題簽者爲
吳江陸虞石先生今五十餘年矣甲辰其子朗夫巡撫
湖南余從西粵過長沙中丞欵接甚殷云當初先人題
簽時我年才十七侍旁磨墨余感其意到家寄詩謝之
不料詩未到而中丞已亡僅傳其夢中自贈云龍開衡
岳千重雲只飲湘江一杯水至今楚人受德者揮泪誦

之名耀吳江人

蘇州惠天牧先生督學廣東訓士子以實學一時英俊
多在門墻去後人立生祠如潮州之奉韓愈也先生以
珠江竹枝詞試士何夢瑤賦云看月誰人得月多灣船
齊唱浪花歌花田一片光如雪照見賣花人過河公喜
延入幕中此雍正年間事後吾鄉杭董浦太史掌教粵
東與何唱和嘲杭病起云門外久踈黍學侶簾前漸立
犯齋人咏史云趙宋若生燕太子肯將金幣事仇人余
慕何君之名到海南訪之則已逝矣

沈方舟磁溪早發云北風獵獵水茫茫多謝吳門鼓枻
娘鐵鹿長檣四千里送人夫壻早還鄉方問亭宮保未
遇時在漢上亦有句云寄語湘波連夜發十年我是未
歸人

英夢堂相公與裘文達公同在戶部謂裘曰有句云官
久真成強弩未歸遲空望大刀頭君猜是何人之作裘
以爲放翁逸詩已而知是桐城石曉堂乃大驚嘆石屢
欲訪余以官楚南路遠時時托方綺亭明府寄聲道意
方誦其舟行云擊汰過鱗洲人在烟中語中流一舟來

空濛數聲楫少婦善操舟小兒能盪槳漁翁不捕魚
艇頭坐補網

曉堂亡後其子某抱遺集來索余作序云先人志也余
摘其佳句五言如角聲沉暮雨雁影起寒沙水喧村碓
急雲墮寺門低七言如沙邊水退猶存跡烟際帆遙似
不行買田陽羨宵宵夢作客并州處處家魚淺渚翹
雙鷺待渡斜陽立一僧入店已非前度主拂墻猶有舊
題詩僮嫌解橐尋詩稿客已登舟弄水程皆妙

張君五典字敘百秦中人九世同居蒙恩題獎作宰

上元時時攏詩袖中入山見訪絕非今之從政者祁陽
訪友云示病手揮羣吏散著書心喜好朋友來示安奴云
孺人日課郎君讀去就書聲認畫船孺人亡乃悼之云
好我果能長入夢把君竟可當長生

杭州方夫人芷齋名芳佩適汪又新太史翁霽堂徵君
向余誦其西湖佳句云曉市花間搖短幟夕陽柳外數
歸舟烟迷山失浮圖影風緊帆歸盞飯僧皆有畫意隨
太史入都憶西湖云清涼世界水晶宮亞字闌干面面
風今夜若教身作蝶祇應飛入藕花中贈霽堂云四海

長留知己感一生惟有愛才忙有在璞草堂集一時唱
和者許太夫人而外杭堇浦之妹清之嫁趙萬暉上舍
寡居守志有句云盡日支牀深擁被不知戶外幾峯青
同一能詩女子方榮貴而杭艱辛何耶

王陽明集中云正德庚辰八月夢見郭璞極言王導姦
邪在王敦之上故公詩責導云事成同亭帝王貴事敗
仍爲顧命臣璞亦有詩云倘其爲我一表揚萬世萬世
萬蘭世余按此說與蘇子瞻夢中人告以唐楊綰之好
殺陶貞白真話言晉太尉郗鑒之貪酷皆與史冊相反

樂府解題云毛詩之兮楚詞之些曹操所不喜余頗以
操爲知音蓋詩有關咏嘆者不得不用虛字以伸長其
音若直敘鋪陳一用虛字便成敷衍近有作七古者排
比未終無端忽插兮字以致調軟氣鬆全無音節

劉霞裳之弟某風貌遠不及其兄而際遇甚奇有揚州
女子姓陳名索蓮者與交好抽簪勸學臨別贈詩云深
閨獨醒起常遲愁上眉峯有鏡知縱使天風能解意萍
蹤吹聚又何時

酒肴百貨都存行肆中一旦請客不謀之行肆而謀之

于厨人何也以味非厨人不能爲也今人作詩好填書
籍而不假鑪錘別取真味是以行肆之物享大賓矣

杭州沈觀察世壽妻陳氏名素安字芝林咏賣花詩云
房櫳寂寂閉春愁未放雕梁燕出樓應怪賣花人太阜
一聲聲似促梳頭水墨裙云百叠波紋縐墨痕踈花細
葉淡生春窈娘病後腰肢減鈿尺休量舊日身病起云
幾日無心課小娃晴窗睡起自分茶重簾不捲紗幃靜
落硯何來數點花

王梅坡妻張氏能詩幼子汝翰初上學嫌衣服不華張

訓以詩云簞食應知顏子樂溫袍誰笑仲由寒其他佳句如花因寒重難舒蕊人爲愁多易斂眉生女美絕年十三時皇太后駕過見之抱置膝上賞藏香一枝

鄧英堂秀才偕妻陳淑蘭各畫蘭竹數枝贈毛侯園廣文毛謝以詩曰閨中清課剪冰紕夫寫質營婦寫蘭料得圖中愛雙絕水精簾下並肩看未幾英堂無故自沈

于水越三月淑蘭殉夫自縊毛追憶詩中雙絕二字水精簾三字早成詩懺嘆悔莫及余作陳烈婦傳兼梓其詩

四川崇寧縣蔡酣紫先生好道術與黃陽太守王某交好王年九十餘能馭空而行言元特立山堂主人顧阿瑛已成地仙至今猶在青城山中引蔡見之綠鬚朱顏不食不飲談笑不異常人說元末明初之事尤詳王善畫古松題云烟墨一螺香一炷寫出長松兩三樹月明老鶴忽飛來踏枝不着空歸去

有人咏風箏美人詩曰薄憐妾命風吹紙瘦到腰支骨是柴魯星村云切則切矣何窮薄乃爾因誦台怡菴句云紅線祇今爲近侍飛瓊當日是前生是何等風華耶

魯濕卿席上嫌酒不佳調主人云詩近老成多帶辣酒
逢寒士不嫌酸俞又陶喜席上酒佳謝主人云踈花似
月將殘夜好友如醇欲醉時

余屢娶姬人無能詩者惟蘇州陶姬有二首云新年無
處不張燈笙鼓元宵響沸騰惟有學吟人愛靜小樓坐
看月高升無心閒步到蕭齋忽有春風拂面來行過小
橋池水活梅花對我一枝開生女嫁蔣氏姬年三十而

辰熙間蘇州名妓張憶娘色藝冠時蔣繡谷先生爲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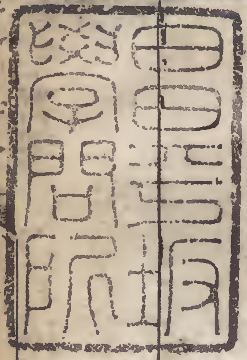
簪花圖小照乾隆庚午余在蘇州繡谷之孫漪遠以圖
索題見憶娘戴烏紗髻着天青羅裙眉目秀媚以左手
簪花而笑爲當時楊子鶴筆也題者皆國初名士萊陽
姜垓云十年前遇傾城色猶是雲英未嫁身今日相逢
重問姓尊前愁殺白頭人蘇州尤侗云當場一曲浣溪
紗可是陳宮張麗華恰勝狀云新及弟瓊林宴裡去簪
花沈歸愚云曾遇當年冰雪姿輕塵短夢悵何之卷中
此日重相見猶認春風舞妬枝繡谷留春春可憐傾城
名士總寒烟老夫莫怪襟懷惡觸撥閒情五十年余題

數絕有國初諸老鍾情甚袖角襪邊半姓名之句人皆
莞然按萊陽兩姜先生以孤忠直節名震海內而詩之
風情如此同憶娘與先生本舊相識一別十年曾前問
姓故詩中不覺情深一往云

前人過虎邱句云妬他怒馬隨車客出色花枝不避人
陸湄君過彭城句云休夸洛浦能投枕不是天台懶看
花一羨之一厭之兩人心事易地則皆然

君子思不出其位又曰素其位而行余雅不喜解組人
好說在官事迹錢璵沙方伯有句云劇憐到處皆為客

生怕逢人尚說官余讀之距躍三百



上巳後三日看過

述



